

流浪王妃

爱新觉罗·浩 著



纪实内幕文萃

四川文艺出版社



· 纪实内幕文学 ·

流 浪 王 妃

爱新觉罗·浩 著
陈喜儒 徐前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11成都

责任编辑：晏开祥
封面设计：梅定开
内文设计：黄汉庭

流 浪 王 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 87 × 1092 毫米 1 / 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8,000册

书 号：10374·18 4

定价：1.2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中国末代宣统皇帝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夫人——爱新觉罗·浩写的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作品。

爱新觉罗·浩原是一个日本姑娘，出生于嵯峨天皇的后代嵯峨胜侯爵这样的名门贵族世家。她从小形貌姣好，聪慧好学，兴趣广泛，尤其喜爱绘画。她曾经梦想自己成为一个画家。然而，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美梦，命运使她成了中国的王妃。

作者饱蘸笔墨，娓娓动人地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前半生，讲述了自己对生活，爱情，子女的纯真情感和严酷命运的冲击下家庭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同时，作者也深刻地写下了自己的人生反思。

整部作品情真意切，语言朴实，流畅。是一部可读性强，历史性强，具有较高收藏价值的作品。



我的妻子.....	爱新觉罗·溥杰	1
古稀盛宴.....		3
第一章 在日满亲善的幌子下.....		7
军部精心策划的相亲.....		7
目光明亮聪慧的青年.....		14
匆忙的订婚仪式和结婚典礼.....		19
丈夫的被割裂的祖国.....		26
第二章 在满洲国的新生活.....		31
三跪九叩.....		31
日满亲善的产物.....		37
蛮横的关东军.....		42
溥仪皇帝疼爱的孩子.....		49
第三章 和平与战争之间.....		56
北 府.....		56
紫禁城中的谜.....		61
东京深夜的空袭.....		66
最后一封日本来信.....		71
第四章 满洲国的崩溃.....		79
紧急御前会议.....		79
逃离新京.....		83
天皇口谕.....		88
逃 难.....		94
第五章 颠沛流离的日日夜夜.....		101
通化事件.....		101
从拘留所到监狱.....		110

1	婉容皇后之死.....	116
	开拓团团员的妻子.....	121
8	归 国.....	126
	第六章 母女三人的战后生活	133
7	母女重逢.....	133
11	丈夫音信杳无.....	138
01	给周恩来总理的信.....	143
83	鸿雁传书.....	151
	第七章 慧生天城山之死	160
13	飞来横祸.....	160
76	同学们的证言.....	165
21	天城山搜索.....	173
01	白云花开.....	178
	第八章 回到丈夫身边	183
87	十六年后的重逢.....	183
13	周总理的午餐会.....	189
40	学做宫廷菜.....	196
1	文革风暴.....	199
07	尾声·二尊院的红叶.....	206
	后 记	211

我的妻子

中国古代有句谚语叫做“惩前毖后”，意思是说要将过去的种种经验做为现在和将来的“前车之鉴”。战争结束以后，近四十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谚语做为座右铭。

在此，我想就妻子这本书的内容讲几句话。

我们之所以结婚，正如本书所述，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当时外来力量干涉的结果。

但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外力的媒介使我们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屈服于外界的压力，一起生活以后，才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渐渐相互信赖，相互爱恋，终于成为终身的伴侣。

我想谈谈对她认识 and 了解的过程。

当然，如前所述，初次相见是因为屈服于外界的压力。然而“一见钟情”，后来发展成为真正的夫妻关系。

我们不仅仅建立了相互信赖，培养了诚挚的爱，而且历尽沧桑、经受了漫长岁月的考验，终于成为今天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老夫妇。

由于我们两个的性格不同，经历不同，更

加深了我们相互的认识、了解。

她常常说我对于事物过于淡漠，我则讲她太天真，是个乐天派。

我们对彼此的性格太了解了，所以当我看完这本书时，宛如进入了“声入心通”的境界。一股热流冲击着心房，字里行间充满了她那发自内心的感情。

当然，对于书中的一些事，我有不同的看法、想法，因此，我们就一些章节交换了意见。而且，两人协商后，做了某些增删。所以我对书中所写的东西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

几年来，这一工作使她身体每况愈下。我衷心祝贺妻子完成这一著作，并向她表示感谢。

爱新觉罗·溥杰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古 稀 盛 宴

日本立春的二月上旬，正是中国的春节——旧历年到来的时候。十亿中国人为了在故乡度过这盼望已久的节日，几乎全在奔忙。北京的冬天是漫长的。虽然已到春节，但依然是寒凝大地。不过，春节一过，人们心里都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春节过后一个多月，即今年^①的三月十六日，在北京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宴会厅为我们举行了庆祝宴会。

三月十六日，是我七十岁生日，在中国，有在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举行盛大庆祝活动的传统习惯。我的丈夫溥杰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再过一个月，到四月十六日，也正好是他的七十七岁生日，所以政协的朋友们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开了庆祝宴会。

那一天，政协大宴会厅里的八张圆桌坐满了人，大约有八十多位客人。其中有日本航空公司、贸易公司的日本人，也有亲戚和朋友。

桌子上摆着政协的厨师们精心烹调的一道

^① 1984年。

道山珍海味。助兴的美酒不是中国酒，而是日本著名的滩酒“天下春”。因为我是日本人，而我的丈夫也特别喜欢日本酒的缘故。这里附带说一句，中国也有很多人喜欢日本酒。

近年来，我身体一直不好。在出席庆祝宴会的时候，丈夫对我说：

“浩，你什么也不用讲。”

我知道，他是关心我的健康才这样讲的，但也许有点担心，不知我讲什么。为了叫丈夫放心，我静静地坐着，一直默不作声。

中国和日本的朋友纷纷对我们说：

“祝贺你们，希望你们健康长寿。”

也有人说：

“浩，你今天笑咪咪的，看样子很高兴。”

平素，除了与丈夫以外很少有讲日语的机会。今天听到噤噤喳喳的日语声，我感到亲切、高兴。虽然我默不作声，老老实实在地坐着，但愉快的心情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

自从昭和十二年（1937年），我与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结婚以来，历尽沧桑，今天能和丈夫一起在北京安度晚年，接受大家的祝贺，简直象做梦一样。

记得那也是春寒刺骨的一天。昭和二十年停战后，我和丈夫分别，撤回日本，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娘家——嵯峨家。他一直被拘留在苏联，长期以来生死不明。在与丈夫分别十年后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转来我丈夫从折

顺寄来的明信片，终于知道他在中国健康地活着，我们母女又惊又喜。

我们的结合，大多数人认为是战争时期出于政治谋略的联姻。在满洲国象幻影一样消逝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了丈夫他们的去向。

岁月象流水一样飞快流逝。

昭和三十六年，我在已故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来到了中国，回到了丈夫身边。相隔十六年以后，我又与丈夫团聚。从那以后，我做为北京的一个市民，过着自由的生活。

在这期间，使我感到悲痛的是，关怀我们的周恩来先生逝世了。在“文革”的凄风冷雨中，如果说没有经历过痛心的事，那也是不真实的……

比我早回到北京的丈夫，除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以外，还参加了政协这一超党派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收集、编辑历史资料，为新中国尽微薄之力。

停战那年的二月与父亲分别的长女慧生，没能够再见到他的父亲。另一个女儿嫫生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濒临濑户内海的神户市过着幸福的生活。

在庆祝生日的宴会上，我站起来“干杯”。这次与庆祝六十岁生日时不同，非常隆重。我虽然不声不响，但内心却是百感交集。今后这样与大家欢聚一堂究竟还能有几回呢？

宴会六点钟开始，直到十点钟才结束。后来听说这一天

东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但北京却是这个季节难得的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宴会结束以后，我和心情怡然的丈夫在回家的路上，透过树叶落尽的树梢，看到了一轮淡红色的明月。

与丈夫结婚时在长春看到的月亮，在不知明日将流落何方的逃难中看到的旷野上的月亮，回到日本后和女儿一起思念丈夫时仰头眺望的月亮……今天的月亮，与我在逝去的岁月中所看到月亮没有什么不同，但我却觉得今晚的月亮格外温柔，皎洁。在这静谧的月夜，我仿佛听到了春天姗姗到来的脚步声。

北京的春天虽然来得迟，但春天一到，百花盛开。迎春花、连翘等花木挺立的枯枝上会突然吐出艳丽的黄花。在木兰花吐出白色的花朵时，紫丁香、海棠、牡丹、杏花等各种各样的花，好象珍惜短暂的春天似地也竞相开放了。

我和丈夫仰望着北京的月亮，憧憬着那即将到来的灿烂的春天。

第一章

在日满亲善的幌子下

军部精心策划的相亲

我万万没有想到，决定我终生命运的婚事，于昭和十一年十一月突然来到。

我在女子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后，热中于油画，过着无忧无虑悠哉游哉的生活。当时我二十三岁，虽然已经到了应该认真考虑出嫁的年龄，但给我看相亲照片的时候，我总是说太早太早而溜掉。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个不谙世事的任性的姑娘，觉得搞自己喜爱的油画，远比结婚愉快。

那一天，住在浜口的舅母邀我去观赏歌舞伎。舅母家是我母亲的娘家。在上大崎有一栋三层的英国式的洋楼。这个住宅现在是泰国大使馆。

我于大正三年三月十六日生于嵯峨侯爵家，是嵯峨实胜和尚子的长女。母亲生我时很年轻，才十八岁。后来，妹妹们相继问世，我从上小学前就住在浜口的外祖母家，和外祖母系子、舅父母一起生活。

歌舞伎票正好有三张，所以邀请住在赤坂的母亲一起去。我们打算吃过晚饭后，从第二幕开始看。我和舅母坐汽车来到了赤坂区冰川町十番地的嵯峨家。

但是，家里的气氛有些反常，好象有什么意外的事故，忙忙乱乱。

“出了什么事？妈妈，快点去看歌舞伎吧。”

我走进大门说。妈妈一把抓住了我的手，不容分说，把我拉进了客厅。等到剩下我和舅母、妈妈三个人的时候，妈妈责备说：

“现在不是看戏的时候。不得了了，现在本庄阁下来了。赶快回上大崎。”

我惊呆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本庄大将原来是关东军司令官，后任天皇的侍从武官，停战时，引咎自决。

“本庄阁下有什么事？”

“妈妈，别着急，到底有什么事？”

我和舅母反复询问，好不容易才知道了事情的大致情况。本庄繁陆军大将来通知说，我被内定为满洲国皇弟溥杰的妃子。为了决定见面日期，满洲国宫内府御用挂关东军吉冈中佐已到东京……这完全是军部一手包办的，事前与嵯峨家根本没有商量。

真是晴天霹雳。

“我……满洲国皇弟的妃子？”

不是白天作梦吧？对于满洲国皇弟的妃子这句话，我感到茫然，而妈妈和舅母也惊慌不安，坐立不宁。

直到回到上大崎浜口的外祖母家，才算是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我降生的嵯峨家，在明治以前，一直为正亲町三条，在公卿中，是位于五摄家、九清华之后的名门世家。父亲的祖母南加，是明治天皇的生母中山一位局的侄女，与皇室血缘很近。由于这个原因，才发生了相亲的事。

不过，关系我一辈子命运的婚姻大事，军部一点不听当事者的意见，一意孤行……一想到这些，我想去看歌舞伎的欢乐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好象被人欺辱了一样，回到了上大崎浜口的外祖母家。

可能妈妈已经给外祖母家里打了电话，外祖母系子急忙忙跑到门口迎接。

“什么，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做媳妇，我看还是别去，对不对，浩？”

我又吃了一惊。因为我还没有答复见不见面。

浜口的外祖母当然不愿意自己从小一手养大的掌上明珠，嫁到风俗习惯都不同的遥远的异国去。我自己也不愿意。

浜口的外祖母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爸爸和妈妈也从赤坂赶来了。对于这门从天而降的婚事到底应该怎么办，谁也拿不定主意。

“先给军部点面子，见了面之后再回掉也不迟。”

“不，那不行。如果不同意，现在就应该回绝。”

“可是，本庄大将已经过来了，现在……”

谁对“军部内定”都感到棘手。

只有外祖母一个人态度强硬，坚决反对。

“军部怎么样？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不管你们怎么样，反正我不放浩，不放。”外祖母抱着我的肩膀，含着眼泪说。

“对不对，浩，你不愿意吧？不想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吧？”

在几个小时前，我还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但这件令人头疼的婚事却改变了我的一切。今后将会怎样呢？

我觉得这桩无理的令人气愤的婚事非常可怕，不由得悲从中来，抽抽咽咽地哭起来。

听说做满洲国皇弟的妃子，全家都不知所措。尤其是我，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当时我正热中于画画，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梦想将来成为一个画家。

我毕业于女子学习院。当时学习院分为前期、中期、后期、高等科。前期和中期学制为四年，后期和高等科为三年。

我们班有竹田宫和北白川宫二位公主，后来朝鲜的李王家德惠姬公主也来学习。那时的学习院家庭科已经有了电动洗衣机，是很时髦的学校。

进入高等科学学习的只有二十个人。实际上，这是一种培养训练新娘的学校，大家穿着裙子，挽着发髻，相互比赛谁的举止安详，性情温柔。每个人学习都很认真。中途也有出嫁的，所以人数逐年减少。

我在舅父母的关怀下，跟尾上柴舟先生学书法，跟冈田三郎助先生学西洋画，跟一草亭先生（画家津田青枫的令兄）学花道，跟幸田延子先生学钢琴。后来又学日本菜。

拜尾上先生为师的时候，我是最年轻的弟子。算起来，我到尾上先生座落在白山的家里去学书法，将近十五年。我学的书法，后来对我帮助很大。

我喜欢画画，所以忘不了在冈田三郎助先生的画塾里度过的时光。

先生很有名望，所以画塾总是熙熙攘攘，人很多。最初的一、二年，总是画素描，直到第三年，才允许我画油画。

为什么那样迷恋油画呢？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想，可能是先生的远离尘世的画塾中的自由气氛，使我感到新鲜。

对于一个每天只是从上大崎浜口家到青山（现在的秩父宫橄榄球场）学习院上学的姑娘来说，画塾中的所见所闻，无疑都是有魅力的。

先生夜晚工作，早晨十一点起床，每周到画室来一次，每次都穿着大岛绸的便服。

一天早晨，我到画室去。在门口，有两个穿俄式黑色天鹅绒衬衣的学生睡得正香。

“对不起，请让我过去。”

我连叫了好几遍，他们也没醒。没有办法，我只好绕到厨房，开门进去。冬天时，画室里要生炉子，这是我们学生干的活。我不知道怎样把煤点着，所以请寄宿的学生帮忙。